



【故地往事】

古诗词里的单县文化地标：梁园和栖霞山

单县，鲁西南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，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，镶嵌在齐鲁大地上。在漫漫千载历史长河里，这里孕育了丰富的文化。古诗词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，以其特有的方式记录着这个千年古县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。梁园和栖霞山作为单县重要的文化地标，在古诗词中频频出现，它们承载着历史的记忆，见证历史的变迁，成为古单县文化的重要象征。

如果说汉代文豪雅集只是奠定了梁园和栖霞山的文化地位，那么，唐代诗仙李白的数次登临则将之诗化。李白曾多次游览栖霞山，留下颇多诗作。据记载，天宝三年（公元744），李白被玄宗“赐金放还”，辗转来到山东，在单县和杜甫、高适、陶沔相遇，联袂共登半月台，饮酒赋诗，传为佳话，史称“单父半月台四君子”。李白诗兴大发，佳作频出，他在诗中写道：“碧草已满地，柳与梅争春……今日非昨日，明日还复来。白发对绿酒，强歌心已摧。君不见梁王池上月，昔照梁王樽酒中。梁王已去明月在，黄鹂愁醉啼春风。分明感激眼前事，莫惜醉卧桃园东。”描绘了栖霞山的美景，再现了一幅绿草满地、柳梅争春的天然画卷。

李白在《送族弟单父主簿



凝摄宋城主簿至郭南月桥却回栖霞山留饮赠之》中写道：“吾家青萍剑，操割有余闲。往来纠二邑，此去何时还。鞍马月桥南，光辉歧路间。贤豪相追饯，却到栖霞山。群花散芳园，斗酒开离颜。乐酣相顾起，征马无由攀。”诗中记录了李白为族弟李凝送行的情景，展现了众人在栖霞山开怀畅饮、借酒冲淡离情别绪的场景。

诗仙李白之后，诗僧灵一也曾在此游览，留下《栖霞山夜坐》诗：“山头戒坛路，幽映雪岩侧。四面青石床，一峰苔藓色。松风静复起，月影开还黑。何独乘夜来，殊非昼所得。”诗中描绘了栖霞山夜晚幽静的景色，四面有“青石床”可供游人休憩，松林青苔，景色幽美，展现出一种空灵、静谧的意境。

明嘉靖年间，青州名士夏维藩在单县令任上，有诗《栖霞晚照》，生动描绘了栖霞山的优美景色：“有山不数仞，乃近城南堤。秋崖生紫翠，林樾荡烟霓。”当时栖霞山是远离尘俗的僻静之处，诗人表达了对这里的向往之情。此诗也是有名的古单县八景诗之一。

到了清末，不知什么原因，栖霞山已然不见踪迹，只留下一座高台——梁孝王台。诗人们来此寻觅古迹，顿生茫然之感，通过诗作抒发怀念和感慨之情。清代单县诗人王洞在《梁苑怀古》中写道：“旧游何处问梁王，单父城边野草荒。闻道离官连汉苑，久无嘉客似邹阳。南来河水殊今昔，夕照霞山复渺茫。陵谷千年经几变，登临指点说沧桑。”清代单县诗人谢袞写有《栖霞山怀古》：“梁王筑山沫水涯，碑碣千仞落红霞。筵开人去空日暮，霞光时绕岩端花。青莲此地留佳宴，云际离离悲鸿雁……”清代单县诗人刘峨写有《栖霞山》：“梁王游观定何处，李白酣乐亦长语。两家遗迹同扫除，来者脉脉去者倨。有客立马临斜阳，就中颇爱青莲狂。青萍宰割不得意，鞍马岐路成沧桑。”

梁园和栖霞山作为单县的文化地标，在古诗词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它们不仅是自然景观的代表，更是历史文化的象征。从西汉时期的皇家园林梁园，到唐代诗人笔下的诗意图栖霞山，再到明清时期诗人们对它们的怀念和感慨，这些古诗词串联起了单县的历史脉络，展现了不同时代的文化风貌和人们的情感世界。

（作者为单县作家协会会员、单县摄影家协会会员）

投稿邮箱：qlwbrwqilu@163.com

故事里的沂蒙

信仰如铁的雨花英烈郑天九

郑天九（1905—1933），山东省日照县（现为日照市东港区）山字河村人，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33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。

郑天九，原名鸿锡，字天九，曾化名丁九，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，其祖父是清末举人。1924年，郑天九考入济南正谊中学，在这里，他受到新思想的启蒙，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。

1925年8月，在邓恩铭和丁君羊倡导下，郑天九和在济南求学的日照籍青年知识分子安哲、陈雷、丁观海、李平章等人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“少年日照学会”，学习马列主义，阅读进步文章。每逢假期，郑天九和学会的进步同学一起回到日照，以走亲访友的名义宣传革命道理。1926年春，经丁君羊介绍，郑天九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0月，郑天九受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派遣赴武汉参加北伐，被分配到国民革命第四军宣传队。1927年9月，遵照中共山东省委指示，回到家乡日照开展农民运动。

1928年春，中共日照县委成立，郑天九负责宣传工作。为了方便革命活动，他曾以国货贸易公司推销员的名义走乡串村，秘密发动群众。在郑天九的培养教育下，汉成运加入了共产党，并担任山字河村党支部书记。1928年冬，郑天九在三官庙举办“平民夜校”，向农民群众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。夜校坚持了三年多时间，在山字河及周围村庄培养了一百多名革命积极分子，其中，五十多人加入共产党，成为后来日照暴动的骨干力量。

郑天九领导的党组织日益活跃，平民夜校办得红火，令山字河的地主们大为震惊。郑天九的三叔、地主郑西泽曾气势汹汹地当面责问他：“你天天和一些穷人开会，闹的是什么事？搞得自己家里不得安宁！”剑拔弩张之下，郑天九猛地从怀中掏出匣子枪，义正词严地回答：“很简单，就是闹革命！”郑西泽又问：“革谁的命？”郑天九答：“革土豪劣绅的命！”郑天九的铮铮话语，道出了一名共产党员对革命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。从此，郑天九更积极地领导农民群众与恶霸土豪进行坚决斗争，并取得初步胜利。

1928年，邵瞳小学的名誉校长郑鄂廷（外号“土匪”）以办学为借口，将附近村民开垦的2000多亩荒田霸占变卖据为己有。郑天九发动进步青年和学校师生，罢免了郑鄂廷的董事和名誉校长职务，清算学田公账，在全校师生中掀起驱逐“土匪”的运动，夺回学校的领导权，并将学校更名为“曙光小学”，成为党的活动中心之一。

旧社会的农村，每到开春青黄不接的时候，一些没饭吃的农民不得不扎进汉（当雇农），雇主趁机压低工价，农民干一年苦力活，到下工时算账一无所得。1931年，郑天九组织成立“觅汉会”，并提出所有觅汉的年工资增加到八百斤高粱等增资要求。在郑天九的领导下，觅汉们齐了心，有组织、有计划地和地主、富农斗争。最后，地主、富农不得不按照“觅汉会”的条件办。同时，郑天九还组织佃户集会，发动群众要求减租减息，他强调指出：“劳动果实本来就应该由劳动者享受。地主不劳而获，租税太重，这是不公平、不合理的，我们要和地主们讲理，让他们实行减租减息！否则，我们就要斗争到底。”通过斗争，在山字河一带，减租减息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。

1932年8月，佃户苏德润因交不上地租，被地主郑玉甫揭了锅，赶出家门。

在郑天九的领导下，共产党员郑际五等人带领青年与郑玉甫展开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。郑玉甫强词夺理，拒不认罪，双方扭打在一起，斗争愈演愈烈。郑天九猛地朝天开了一枪，警告郑玉甫这次“安锅”斗争有强大后援。郑玉甫胆战心惊，慌忙求饶，给苏德润家开了门、安上了锅，“安锅”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。

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，郑天九日夜为革命奔忙，他的妻子王玉贞为了保证郑天九放心工作，常常在家门外放风站岗。她曾提出“到什么时候才能不再担这份风险”，郑天九开导她说：“现在的风险是暂时的，将来革命胜利了，大伙儿就好了，吃穿都不愁，当国家的主人，就用不着再担惊受怕了。”

1932年，蒋介石开始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“围剿”。中共临时中央号召北方各省举行暴动，建立新苏区，配合苏区进行第四次反“围剿”。中共山东省委也提出“各县的工作就是暴动”的口号，随后在农村发动武装暴动，掀起了山东农村武装暴动的高潮。

1932年2月，郑天九任中共日照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。10月13日，中共日照中心县委发动了震惊全国的日照暴动。暴动分南北两路同时进行，郑天九任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队司令员，指挥南路支队连克数十个村庄。所到之处，收缴地主武器，焚烧地契，开仓分粮，队伍不断扩大。暴动坚持了13天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，郑天九获知北路已突围疏散后，亦决定将队伍转入隐蔽斗争，以保存革命力量。日照暴动是山东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武装暴动，经历大小战斗三十多次，给反动派以沉重打击，动摇了国民党山东新军阀的统治，在漫漫夜里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。

日照暴动失败后，国民党反动派悬赏一千元大洋捉拿郑天九和安哲、陈雷等人，整个日照县处于白色恐怖之中。随后不久，郑天九辗转到青岛、上海等地寻找党组织，后来在朋友的资助下来到北平，通过郑培宣的介绍，郑天九和北平市委接上了组织关系。郑天九向北平市委汇报了日照暴动的有关情况，同时也向山东省委写了报告。北平市委还根据郑天九的汇报，派郑培宣回日照重新建立日照县委。

此后，郑天九化名丁九，在北平市委的领导下，开展党的地下活动。他经常在北平至奉天这段铁路线上做宣传工作，不分昼夜地奔波各地，秘密运输和散发各种宣传品。1933年7月，北平地下党内出现叛徒，为了让同志们尽快转移隐蔽，一连两三天，郑天九星夜奔走，直至凌晨一两点钟才回家。通知完同志们之后，郑天九不幸被捕，因案情重大，两个月后被解往南京。

在解往南京的火车上，郑天九利用随车押送的士兵精神疲惫的时候，不时和难友赵峰琳小声交谈。他意识到此去凶多吉少，但值得欣慰的是，在他的掩护下，同志们大都安全脱险，至于个人的生死安危，他早已置之度外。他对赵峰琳说：“为了大家，牺牲自己是值得的！”

在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，敌人认为郑天九是“北平市共产党要犯”，妄图从他口中搞到北平市共产党组织的情况。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和严刑拷打，郑天九威武不屈，大义凛然。敌人的企图化为泡影后，立即判处郑天九死刑。1933年10月19日，郑天九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，年仅28岁。

郑天九的一生短暂而辉煌，其铁一般的信仰，是永不褪色的精神旗帜，指引我们接续奋斗、砥砺前行。